

官箴書集成編纂委員會編

黃山書社

官箴書集成

第六冊

官箴書集成第六冊目次

宦游紀略二卷

〔清〕高廷瑤撰
清同治十二年成都刊本

..... 一

勵治撮要一卷

〔清〕張經田撰
清鈔本

..... 四三

自治官書不分卷

〔清〕劉衡撰
清道光刊本

..... 六五

州縣須知一卷附居官一卷

〔清〕劉衡撰
宦海指南本

..... 八五

蜀僚問答一卷

〔清〕劉衡撰
清同治七年江蘇書局牧令書五種本

..... 一四七

讀律心得三卷

〔清〕劉衡撰
清同治七年楚北崇文書局刊本

..... 一五九

庸吏庸言二卷附庸吏餘談一卷

〔清〕劉衡撰
清同治七年楚北崇文書局刊本

..... 一七三

海陵從政錄一卷

〔清〕周石藩撰
清道光十九年家蔭堂刊本

..... 二二七

共城從政錄一卷附莘原從政錄一卷

〔清〕周石藩撰
清道光十九年家蔭堂刊本

..... 二六五

治浙成規八卷

〔清〕不著撰者
清道光十七年刊本

..... 三二三

學治一得編不分卷

〔清〕何耿繩輯

清道光二十一年眉壽堂刊本

六七五

自歷言一卷

〔清〕文海撰

清光緒十八年排印本

七〇九

外官新任輯要一卷

〔清〕不著撰者

清鈔本

七二五

廣文韻言二卷

〔清〕何耿繩撰

清同治五年眉壽堂刊本

一四三

廣文韻言三卷

〔清〕何耿繩撰

一五六

廣文韻言一卷

〔清〕何耿繩撰

一四一

廣文韻言一卷

〔清〕何耿繩撰

一四一

廣文韻言一卷

〔清〕何耿繩撰

一四一

廣文韻言一卷

〔清〕何耿繩撰

一四一

廣文韻言二卷

〔清〕何耿繩撰

一四一

官類書彙編六冊目次

宦游紀畧

同治癸酉季夏
營里錄於成韻



翼驪夫是翁茂其惠洲其中
活千百人而不伐佐二石
而終窮問甘棠於何所
大江南北粵領西東
江門下本石贊清謹題

諸授朝議大夫廣東廣州府知府高公家傳

遵義唐樹義撰

公諱廷瑤字青書貴筑洪邊里北衙人父大受鄉里稱善人以公貴贈如其官母宋治家有法度公以乾隆丙午舉於鄉四上公車不售家有田在定番多識定廣人嘉慶初興義苗爲亂定廣不靖當事延公往撫全活數萬人庚申馬場苗又爲亂公復往撫之事聞 恩賞六品頂戴明年大挑一等奉 旨加一等以通判用

宦游紀略 傳

壬戌選授安徽廬州在皖十年平反全活無算宿州休甯爲尤著嘉慶七年十二月宿州教匪王潮名襲據州

城戕官焚掠事甫定大府檄公往權又令征本年錢糧四萬公曰天庾正供何敢輕言減免惟宿州春夏遭水繼以兵亂逃亡不能耕作今雖逃者漸歸而已失時補種不及當奏請豁免不則緩征以紓民力大府猶豫公復力爭謂與其追呼無益無甯廣施恩澤大府悟立陳奏 詔如所請是時城中居民僅七百餘戶公親拊循給口糧蓋棚棲止查戶口請撫卹事歲計所耗金五千餘命吏無僞增數幕客以爲言公惻然曰吾百姓瘡

宦游紀略 傳

痍未起卽實心實政猶恐不逮更因以爲利何以上告君父下對災黎也公之定識大慮尤有過人者夜坐齋中忽譎言教匪復至城外居民倉皇奔走哭聲雷動城中人亦驚懼公曰此必奸人欲動眾藉以劫掠也諭其下好巡守吾臥耳天明四境寂然徽甯屬邑舊多棚民佃租墾種厯年已久十三年有以棚民結連匪徒聚眾稱亂訴京師 詔曉事文武大員率兵察其事巡撫檄蕪湖道徽州協以兵四百會公勦捕公知其誣乞駐兵縣城而自輕騎入山廉得其實分別遣散回籍念屬

邑棚民無慮二十萬若同時驅逐將釀事生亂請於大府定爲十二年遞遷之法大府以公議上聞允爲成例公去皖十餘年皖人見公鄉人猶稽首問公起居不置其嘉澤入人如此嗣以鳳陽府同知升任廣西平樂府因安徽舊案鑄級去兩廣總督襄平蔣公知公能特奏請捐復訓廣東候補補廣州府循聲益著大府皆以國士待公遽引疾歸病痊仍赴補廣州府丁亥又引疾歸庚寅八月十五日卒於里第公之在粵東也東莞匪林狗尾聚眾攘奪村民洶洶赴惠州軍門告急大府阮公

檄公帶兵發契箭假公便宜公至則駐兵縣城宣榜通衢令居民合力擒賊毋令得混迹又促縣令重賞購擒其渠或謂公無輕辦公曰賊聞官軍來已遠颺如君言是必按戶搜索矣夫良民以畏賊故求救有司有司復不爲翦除而更累吾民是不死於賊而死於官也諸君休矣力請撤兵大府從公議不數日林狗尾等九十餘人悉就擒餘解散勿論曩令公貪事喜功忠可勝言哉岑溪人黎維祺爲仇家所誣訟連年不決公至立釋之岑溪人歸語其眾眾曰是吾平樂髯太守活爾命邪岑

宦游紀略

三

溪人曰然眾曰在吾平樂活人多矣今復來東省邪公美髯故云公聲若洪鐘每遇事高談雄辯折其座人當事無不倚如左右手喜讀書始家貧力不能得及貴藏書甚富無弗閱者性孝友事二親未嘗離左右既老每與故舊言常泣下始歸里從子五人皆予以恒產族中子弟諸甥悉經營飲助焉余少耳公名嘉慶甲戌丙子間隨先大夫粵東凡兩見公近引疾歸又與公子以廉以莊善出示以某所作公傳余弗謂善也讀公自著宦游錄綴其循績可書者著於篇

論曰國家自粵西用兵連年不決禍延數行省耗帑金數千百萬其以便利自營所在縱寇者相望也嗚呼如公之智計豈易得哉豈易得哉

宦游紀略

四

今之稱愛民者曰好官好官何盡心焉而已何謂盡心視民之困苦冤抑如身受爲之甦其困平其冤使民各得其所而已雖然疇不願做好官而盡心恆難者利誘之而心移威脅之而心懼於是心有所顧惜而不能盡者多矣故欲做好官必自盡心始欲盡心於民必自廉其心毅其心始廉則不疚於利毅則不怵於威而後爲所欲爲無所顧惜而可以盡吾愛民之心知之而能行之者惟貴筑青書先生先生以名解元出爲通守擢同知晉知府初官皖歷仕粵東西余皖人也夙聞鄉父老

宦游紀略 卷上 敘

五

道先生德政心企仰之其官粵東西事則未之聞也泊奉天子命視學來黔與詰嗣心泉秀東兩君交得備悉先生梗概任滿受代將行秀東以先生宦游紀略乞敘於余余受而讀之所載嘉言行不一端而於獄獄尤哀矜詳慎屢雪奇冤之死而生其細者亦旁推曲勘期於得其情而止他如賑饑荒捕盜賊備寇警以迄贈籍沒之宦裔贖貧鬻之寒媛仁慈惻怛之心隨時曲盡此無他有是愛民之心而又能守之以廉持之以毅非義之賄不得而動之長吏之勢不得而屈之故能無

所顧惜曲盡其心如此也然則是篇也固以窺先生政績之本原而亦凡做好官者所當奉爲圭臬者歟憶余初奉視學

命請益於湯文端公師公曰學政與主

考異主考專司考試衡文外無他事學政學之中有政事焉非徒是嚴關防精衡校謂可盡乃職也余謹誌之不敢忘比入黔值苗教變起試事輒停轡車多暇然每念及邪說猖狂之甚干戈屠戮之慘未嘗不歎變亂滋興由於人心不正人心不正由於教術不明職司風化之謂何而可晏然安乎於是廣爲條教並刊輯有益人

宦游紀略 卷上 敘

六

心世道之書以期正人心而挽變亂而事關民命苟有所聞不避越俎之嫌立陳之當事雖於時未必有濟而此爲民之心不敢不盡也嗚呼學政一官自人視之何與民生之休戚而一思教養相關之故則筆舌微權未必非蒼生所待命循名責實負疚滋多况於爲司牧者百族之憂樂死生聽治於一人之方寸而顧忍漠然視之而不殫厥心乎大學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讀先生書益恍然於爲民父母之自有真矣心泉秀東捍衛桑梓亦已殫竭心力心泉將典郡滇中秀東亦出宰西蜀

雲陽吾知兩君蒞政必能廉毅自持盡心民瘼不愧父風他日治績成書或有紹美茲集者則此一編也其卽先生傳家之治譜也乎和州鮑源深謹敘

宦游紀略 卷上敘

七

親民之官將以布德惠安百姓苟無才以運之德惠亦不能下究所謂徒善不足爲政也有其才矣而自負意氣遇事鹵莽滅裂剽而不留迨其蹉失益以文非遂過其害有不僅惠不下究者故又非才之難才而沈幾遠見倉卒無游移精神貫終始乃眞難耳前史傳循吏最多之代不過二三十人豈其靳哉貴筑高青書丈以名解元起皖省倅丞歷守粵東西劇郡所至結疑積件千百計會讞公局平反數十事輒奪活刀下人庶乎沈幾遠見精神周密無倉卒無始終者歟昔吾先子每論知舊吏才必以高丈稱首且數數道其檄察懷遠釋誤指婚喪橋頭爲會匪教頭數百人之係讞靈壁盜而雪鳳陽招解盜十三人之誣以爲眞神明不可及尤服其改過不吝如六安開塘盜葬諸件不肯執初斷以遂非爲眞儒者舉動友芝熟問竊識儲他日先友傳事案久矣咸豐乙卯客省會獲交詰嗣心泉秀東兩君示宦游紀略益得見吾丈循績之詳夙聞諸端首尾曲折益信足爲學治師法曾乞其副廁弄清端政書鹿洲公案間以時檢閱己未冬秀東將官蜀令晤於都門復持本

宦游紀略 卷上敘

八

命校勘擬以抵蜀刊行因敬記簡末尤願秀東此行時
時無忘此治譜也十二月幾望獨山莫友芝謹敘

宦游紀略 卷上 敘

九

天下之治亂視郡縣而已矣視守令而已矣天下至大
郡縣至小然其勢以相積而成比縣皆治郡有不治者
乎比郡皆治天下有不治者乎今夫聖君哲相在上賢
方鎮勤施四方其於圖功揆政易易也然而尤以守令
爲最與民親親則耳目易周惠澤易浹誠使守令於民
皆有至誠惻怛不容己之心與之頻呻相通疾痛疴癢
顛連困苦相關矢以公廉將以勤慎竭其明察果斷疏
達開豁之才推究利弊力圖興革以富以教次第舉之
若風流而令行也是則治之機自守令倡之及其積而
成也達之天下而治象成矣自兩漢至今未有能歧是
說者也柏心曩與黔中唐子方方伯游時時稱其鄉人
高青書先生爲嘉道間循吏冠尤以善折獄聞先生歸
道山久矣去年夏其仲君秀東司馬貽書柏心緘先生
服官時宦游紀略微序云得之先生手錄後乃鏤版以
行柏心發而讀之皆先生自紀所設施及交際推解諸
事而載折獄尤詳自皖及兩粵所至以神君目之此可
爲後來作吏者之師至其識慮深遠則尤有進權宿州
時有因亂後力請豁除秋糧四萬餘之議在徽甯則遭

宦游紀略 敘

十

散棚民數十萬寢兵不用遂以大靖在粵東則東莞民告急言土匪嘯聚肆行攘效奉檄以兵往勦至則按兵不動但榜令村民擒捕懸賞購其渠魁力請罷兵已而罪人斯得餘悉解散村落晏然若此者蓋淵乎大臣之識慮矣非止沾沾吏能報稱已也柏心竊見近二十年大盜倡亂若江河潰決不可防遏推原其故皆起於官吏闖冗侵削而蘊崇之使然向令所在守令皆如先生民且安其田里樹畜家室樂生之不暇敢效篝火狐鳴也哉然後歎天下治亂視守令賢否其說誠不謬也論

宦游紀略 敘

士

者謂先生才敏絕人得之於性非可學而能此殆不然夫先生本其至誠惻怛不容己之心視民如己凡公廉勤慎明察果斷疏達開豁皆由是心擴充之而已人忠不能勉耳今司馬與其賢兄心泉廉訪紹明先訓皆用治行書上考亦既徵其效矣世之爲守令者得是書反覆推求因以擴充其至誠惻怛不容己之心安見治效不能及民者然則是書非止一家治譜推而達之天下蒸爲治象不難也先生出處仕宦詳他序傳者不復及云監利王柏心謹敘

夫胡書留碣無徵則不信惺惺章熾弗傳則匪仁是以三歲不減置諸志父之懷七葉所貽述以子山之賦舊德可食清芬必誦由來尙矣然而去日苦多浮雲易變訪諏所獲或人人殊胸臆屢遷難事事備求茂陵之遺藁往已云亡稽隨會之治行死不可作顧安得陳編在漆記事有珠守之爲手澤之成書推之卽心傳之治譜如青書高公宦游紀略之明且備者乎公學植不落智蘊如囊出山之雲觸石而雨士元非百里才惟別駕能展驥足郭公至二千石其治績皆在人心油蓋所經甘

宦游紀略 上卷敘

士

棠勿剪至其開法網理棼絲獨爲其難綽然有裕化彼鴟音推赤心於疏逖奪諸虎穴起白骨於沈薶諸所措置迴越醜夷若三吳若百粵不隕厥聞稱到於今獨是布濩羣倫濊德也踰度先幾瞻智也六府燭徹浴照也一字活人桀識也固皆蔚足人師良由資膺天授所懼中材跲茲上理假使與人徒誦授簡蔑聞如繡鴛錦金鍼恡度如尋鴻迹雪泥靡留將令府受之士耳食無稽卽欲學步邯鄲鑄金少伯亦惟有望洋長歎景山嚮往已耳公以抱蜀之殫心乘退公之多暇尺木自實寸陰

宦游紀略卷上

金筑高廷瑤青書

不虛綜厥猷爲壽以文字再仕再化綱經大治之第一
官一集轍立中樞之表惟溫公處事無不可對人言故
敬禮小文皆由其所自定也夫書道政事史傳循良淑
世之方民生繫賴彼聖讀而力行採華而忘實無論已
卽謂等身著作誇經義以無雙秘枕具書贊清談之第
二爾能各奏豈曰不文惟元草之矜奇問蒼生其奚補
玉卮無當金鑑莫裨以視篋牘羣迷韞章歧路悲蓼辛
之後患啟桐子以前驅者相形之拙不言而喻矣是宜
敬仲族昌釋之後大杜家法律萃於一門石氏官祿合

宦游紀略 卷上 敘

十三

爲萬石豈非定國治獄卜車馬之將興崇公好生應鼎
鐘而食報也哉茲篇流播閱時浸久文孫怡然慮三寫
之烏焉思一掃其落葉濡墨惟勤殺青斯再潘岳之文
采取程先民士衡之詞賦聿追世德鴻寶堪藏象賢勿
替所望讀子產之法者師其抹人誦仲舒之篇者取其
切世庶幾座唯得礪葦海有鍼一本率山固必繩其祖
武百爾在位亦將感於斯文貴陽劉藻謹敘

宦游紀略 卷上

長清者穀重聚刊

嘉慶七年壬戌余以通判選授安徽廬州八月到皖隨
安慶郡守謁撫軍略與語顧謂守曰此豈作通判者守
唯唯余私念通判閒曹猶不勝復何言明日謁方伯謂
曰昨撫軍以子器字不凡必有幹才欲留會城襄事余
對曰留固甚願如憑限何方伯曰子初來卽爲上游重
此誠不數覲然限固不可逾姑待我爲言之居旬餘方
伯見撫軍出曰子可圖就任矣余乃復謁撫軍而謂曰
郡佐閒散誠不足以屈才吏子且之官吾行有以藉重
矣余謝辭出誡吉九月二日到廬任事

到廬甫七日奉檄接護淮安餉銀十萬致諸鄂先是江
蘇鹽經歷薛某護至桐城失去第九十二鞘信宿而始
覺故復以是委余余既詣守藏吏領銀畢入見方伯曰
此次補解之銀某已受之庫吏入鞘矣餘九十九鞘薛
經歷從淮安來其內虛與否及中程高下有無細數未
由詳也今其鞘具存潛山縣距此僅八十里似宜取來
驗視不然某一貧薄吏奚能肩斯重任方伯以爲拘執

弗許余又請曰補鞬固不足虞其淮安原鞬多至九十號今既不驗視則請如數給印楠楬而表識之鞬之有失某之咎也其內虛與否及中程高下有無細數則惟原解官是問某不敢知方伯仍不許趣余卽就道余念一鞬既失焉保餘鞬無弊心疑之甯過愼勿使輕率累也次日抵潛覈所存原鞬一一衡校簿而錄之鈐以縣印申報立案而後行至鄂謁同撫軍見卽詢曰足下接護鉅款鞬中銀皆實乎色皆中程乎數皆無紕乎余縷述前事撫軍喜曰如此可無慮矣及司庫彈收幸無

宦游紀略 卷上

二

誤及旋院中寅好告曰前中報至諸大吏雖未明斥意皆不謂然惟撫軍數稱於眾云高別駕眞撥煩吏曉人不當如是邪撫軍姓王名汝璧字鎮之蜀人某科進士余別廬僅七日而有三事焉履任之次日某校官來稱弟子員某之子願以三百金來受業余曰若欲教其子邪既有三百金足延名宿何用余爲若將以納交長官爲出入公門地是貨之也我不爲力拒之後知此生果健訟官與往來輒墮其術利之誘人往往然也有途拾二萬緡錢券求存案者司關以告余曰得遺失物應詣

縣呈明何至此聞者曰是欲飭取此錢入官來求賞耳余召其人謂曰爾誤矣爾果拾之道途何不訪失者姓字里居而還之彼將以爾爲拾金不昧佩爾德酬爾勞未可知也如非拾自途間而我遽取入官攘人之財以市己之惠是爾有失德我與共之其去朕篋者幾何矣擲其狀與券飭之出又一日衙役二十餘人聯名訐阜隸某爲子納粟入監謂其名尙在役册素以傭費役人已則運販米粟來往姑蘇間三十餘年中積貲二三十萬今合肥縣前高閔厚垣者卽其家也某僕亦密言主

宦游紀略 卷上

三

人方措資迎眷如此等事雖萬千取庸何傷余笑領之立召役驗視至則年已七十餘矣兩壯者掖之伏地稽首恐懼不能出一言余問爾阜隸乎曰小人壯役非阜役也然則隸册何以有名曰昔者小人投役之初書掾誤入阜册同時有投充阜隸者與小人符姓名彼遂承其誤而小人役名實在壯册册固在可覆視也問掖者爲誰則其二子也問皆入監乎踴躍左顧曰此小人長子晨夕侍小人服勞持門戶復右顧曰此次子因出嗣從兄某後曾肄業爲國子生今兄嫂皆歿無所依始歸

與小人子同居問其次子曰爾父何業曰經商歿幾年矣曰三年然則何不冠巾曰不敢何爲而不敢曰長官在上且與父兄偕故不敢也余洒然異之核冊名果不謬乃論之曰此汝家令子也民壯子孫考試入監例所不禁况已出繼其父並不在役籍乎汝今老矣余並除汝役冊名歸與汝子爲汝兄善培成之三人皆歡諾拜謝而歸時郡守爲福州張麴園先生合肥令爲陽湖左杏莊後官湖南巡撫杏莊聞之告麴園曰高別駕舉動出人意表有識有守非常儔也因語此三事麴園爲人

宦游紀略

卷上

四

素簡傲卽日枉過禮貌有加杏莊亦因此訂交至七日奉檄護餉赴鄂自此離廬郡矣

嘉慶七年十二月二日夜半宿州教匪王潮名襲據州城戕官焚殺死亡無算撫軍親往剿捕適余護餉自鄂還檄同往初十日抵宿官兵已於前二日蕩除巨寇收復城池撫軍具摺以

聞卽命余行州牧事善後並

令本年錢糧四萬餘宜急征余曰天庾正供國用所繫此誠不可輕減惟歲比不登惟宿爲甚繼罹鋒鏑野無青草今卽漸次招徠而窮黎無鳩將撫卹不暇何忍催

科應請蠲租或緩征以蘇民困撫軍初尙猶豫余力爲指陳乃悟卽日奏請豁免

制曰可方宿之初亂也

督撫提鎮均至新除方伯阿公偕江右溫中丞亦由京適至徭役之煩無逾於此撫軍以宿當孔道且初經兵燹也於各軍旋節時檄都尉艾某選精兵百名爲留守余亦募健兒倍之分邏以聯聲勢時官廨民廬煨燼殆盡惟書院巋然獨存余卽寓其中昕夕擘畫規模粗定四鄉民始漸歸然僅七百餘戶爲之移粟以授食給蘆席棲止之并量貸土木資爲修造貧者以工代賑日率

宦游紀略

卷上

五

胥吏數人清釐戶冊分別極貧次貧拯恤有差事畢綜會凡費五千餘金命吏冊報吏請曰以實數聞耶幕客宗君曰如此巨務卽聲言四萬金不爲過余曰此何時也瘡痍在目蜚鴻滿野卽實心實政猶懼不蘇忍令入己之數反倍蓰乎及民之數下無以對災黎上何以告君父乎遂從實報其後余爪代旋省阿方伯謂余曰宿州一役吾以爲費必不貲乃僅若此何邪余對以故阿公喜形於色且曰如此居官其後必大君其勉哉當是時六科舊牘大半無存前刺史校定文武童生甲乙卷

册僉就燬余乃刻期更試仍卽前拔第一人爲榜首餘
秉公次第之士皆悅服及八年正月三日日已晡忽譁
傳東門教匪復至居民扶老攜幼紛紛奔徙余登城望
之火光明滅中號泣之聲不絕余亟授兵登陴且徇於
眾曰是必訛言耳汝無驚徒自苦且我有備矣蓋各安
爾室有事則我自當之眾聞之漸散息時漏已四下余
亦返書院堅臥已而四境寂然邏者捕一人來醒未解
鞫之始知昨夜呼教匪至者卽此酒徒也立寘諸法眾
皆服余之靜鎮先是宿州城侈裂三十七處各以五丁

宦游紀略 卷上

六

防守余與艾君逮夜親巡必四漏始罷因思前刺史於
睡夢中被賊戕害殷鑒不遠乃與艾君約互巡率三漏
交替余先則君後君先則余後迭相輪環則力可節事
機亦愈周也艾君問余曰初三夜倉皇時君何以能熟
睡余曰此不過有定見耳因與言亞夫禦吳事艾曰與
君共事益人不淺矣

初蒞六安按獄凡收繫者百二十九人乃屬幕府稽簿
罪重者仍禁繫輕者分別保釋籤識之預令某日傳集
各里胥閭長候諭屆期坐堂皇察籤識中不可釋者僅

十有三人而已餘皆細罪不足論於是釋各囚論曰汝
曹以貧故不嫻教訓乃爲此失德事予甚閔焉今其許
爾自新然前罪不無責責以笞或笞十笞五甚瘳者亦
笞三其某村之人卽交某里胥管束再犯重懲毋貸里
胥不嚴束厥罪鈞時有國子生數人放言曰我聞官以
治囚不聞官以縱囚是纍纍者一出閭閻其不殃乎余
正色諭之曰此輩狐鼠賊誅之不可勝誅且罪不至死
今旣教誨之薄責之宥其既往而繩其將來乃所以化
之也且吾已盡釋之若猶必謂爲縱殃而思控於上者

宦游紀略 卷上

七

聽之而已吾不畏也生遂巡而退

龍頭橋或殺人余驗之入其里見戶有官清民安帖子
詢里胥以百姓感恩對余曰我來三日耳何由而知我
清恩於何感若謂民安則方以鬪殺釀禍矣民何安焉
立去之驗畢入古剎見筵席甚豐左右曰里胥所備治
也余顧里胥曰爾焉辦此其股我民也龍頭橋計五百
餘戶戶可斂錢數千藉供官以飽私囊吾其肯爲汝用
乎笞之四十

有報從兄踢殺其從弟者驗之傷固無二也將殮忽其

婦持半段木至案前曰此明毆者之械卽傷證也所指助毆爲從兄之兄余察其械乃鄉村負擔具耳謂婦曰爾前詞無助毆語此何來曰翁弟實使我呈驗問翁弟何在一莽男子應聲自人叢中躍出跪案下曰某卽是余諦視之曰氏夫之死有助毆者乎曰有果手足傷乎抑他物乎乃指婦所呈曰此械是也余顧婦曰爾村婦未知比對傷痕法今當先藉爾翁弟試與爾觀飭役擒仆卽以械側勢擊下指示婦曰此側擊痕爾夫身有此傷否又橫勢擊下曰此橫擊痕爾夫身有此傷否凡經

宦游紀略 卷上

八

二十擊訊知乃其自用荷棒者斷棄無用因與陽殺者之兄有隙故藉此誣陷既詰責察與本案無干釋之去觀者嘖嘖稱快

凡懲豪猾莫如因事折抑之而後無不懲也余嘗因相驗有國子生某至屍側以所持竹拄杖遞指傷處趾高氣揚余斥之曰驗傷有官報傷有刑作辨論傷痕有屍親案證何與爾事而任意指揮放言無忌邪始猶強直痛懲之乃不敢言後遂無囂張者

之重難者其惟相驗乎余任六安凡驗三十餘案

必躬自撫摩取洗冤錄眾辨之若者眞傷若者變其形尖圓長短其色紅紫青黯其擦傷毆傷或手足若他物與夫部位之偏正高下淺深堅軟生前死後必使考證確然無疑而後已如兩造爭執則取錄以示辨既悉然後將致命不致命之處圖諸格屍入棺卽飭親屬領埋如此精詳庶堪自信亦以杜噉訟者流媒孽取隱無可指摘也至驗時隨往之刑作胥役與臺僚從等皆由官給資必較常加厚禁其徵索然尤必先自正己始余每行則攜肉脯鹽齎以從不煩庖人不索雋味自奉約則

宦游紀略 卷上

九

人自無敢爲其侈者所至必令里胥閭長侍側毋許或離事畢隨行凡幾人務先清黜悉前行計去驗所已遙然後憩宿蓋此輩互緣爲奸一離官之左右則搜半徵求必至之勢防範維嚴或不致肆然苛索耳至備質一二要證外均免逮以絕株累亦造福之一端也

官與民不相信而欲片言折獄難矣予初蒞六安日決二三事不遑暇食猶不給居久之有國子生某收租與亞旅角挺傷左肱肋骨斷法當保辜乃令限保辜次日校官某來見曰某生已與某和不願終訟獻青蚨二百

萬辦公余唯唯屬具酒食留客勿去余出卽將生責收之堂下觀者閱傳某生行賄已被責羈獄中矣校官某惶恐無地余笑曰君無介懷君固憐我貧不可謂非知我者然我乃不貪特君知之未稔耳豪家聞而肅然其後按日判七八事或十二三事竟剖決無不如意者民知官實心爲民猜嫌盡釋故也

下車時凡境內文武庠生暨納粟貢監生均先冊錄姓名年貫里居以備稽考有弟子員某呈狀取冊勘對無之訊之曰此生之別字也余曰君前臣名父前子名長

宦游紀略 卷上

十

官爲民父母爾胡不知使爾父母稱爾某某先生爾亦抗顏忍受邪扑責之擲還其狀此風遂戢

每日坐堂皇鞠訟重門洞開許百姓聽觀忽門外有呼冤者役闕之則已去役還曰張進士也張曾任國子監學正以憂回籍予卽命召至謂曰君以甲榜從大夫列有事當遣人坐獄我又非不見百姓者君乃欲躬親對簿不亦輕 國體羞當世之士邪且何所爲而呼冤也曰有弟析產不均故欲質於官耳余曰君讀書人獨不聞田家紫荆樹邪大慚謝去

某甲以弟官得三品封來許武童某冒籍鞠之武童之族列州庠者比比也廩膳生曰此老常挾其弟勢欺鄉曲無辜屢矣今許武童蓋借貸不遂耳余呵斥之罰跪堂廡下自午至酉汗流浹背具誣結而去觀者笑曰此老今尙能倔強邪其弟以書謝後遂斂迹

或告其甥置妾問甥幾人曰一人有子乎曰未也其年何若曰四十親俱存乎曰有母在妾別居乎曰同居然則獨子之家年四十而未生子置妾不爲早也且與母同居必母命之爾非索詐不遂卽是覲其家業耳夫甥

宦游紀略 卷上

十一

卽無後亦斷無業歸外家之理責而逐之不敢再控又有投狀者以叔傭工江氏配其使女叔死迎叔母出江不允也叔有銀物存江亦不給余曰爾叔原存銀物有據乎曰無傭工江氏幾何年曰八九年問叔母若干年矣曰未三十有子乎曰無爾授室乎曰無然則接叔母安歸乎爾無妻叔母無子同居一室可乎抑欲售乎面赤而不言因斥責之此兩事俱立決其誣不煩兩造質者後聞輿論皆謂余神明蓋理在則然也有賁郎訟其弟析產不均者表偉甚弟亦訴其曾得十